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
第九回 夏宜樓第二 冒神仙才郎不測 斷詩句造物留情

吉人知道事情的緣故，料想列位看官都猜不著。如今聽我說來。這個情節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也不全假，也不全真，都虧了一件東西替他做了眼目。所以把個肉身男子假充了蛻骨神仙，不怕世人不信。這件東西的出處，雖然不在中國，卻是好奇訪異的人家都收藏得有，不是什麼荒唐之物。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來做了戲具，所以不覺其可寶。獨有此人善藏其用，別處不敢勞他，直到透嬌選豔的時節，方才築起壇來，拜為上將；求他建立膚功，能使深閨豔質不出戶而羅列於前，別院奇葩才著想而爛然於目。

你道是件什麼東西？有《西江月》一詞為證：非獨公輪炫巧，離婁畫策相資。微光一隙僅如絲，能使瞳人生翅。制體初無遠近，全憑用法參差。休嫌獨目把人嗤，吵者從來善視。

這件東西名為千里鏡，出在西洋，與顯微、焚香、端容、取火諸鏡同是一種聰明，生出許多奇巧。附錄諸鏡之式於後：

顯微鏡大似金錢，下有二足。以極微極細之物置於二足之中，從上視之，即變為極宏極巨。蟻蝨之屬，幾類犬羊；蚊虻之形，有同鸛鶴。並蟻蝨身上之毛，蚊虻翼邊之彩，都覺得根根可數，歷歷可觀。所以叫做「顯微」，以其能顯至微之物而使之光明較著也。

焚香鏡其大亦似金錢，有活架，架之可以運動。下有銀盤。

用香餅香片之屬置於鏡之下、盤之上，一遇日光，無火自燃。

隨日之東西，以鏡相逆，使之運動，正為此耳。最可愛者，但有香氣而無煙，一餅龍涎，可以竟日。此諸鏡中之最適用者也。

端容鏡此鏡較焚香、顯微更小，取以鑿形，鬚眉畢備。更與游女相宜，懸之扇頭或繫之帕上，可以沿途掠物，到處修容，不致有飛蓬不戢之慮。

取火鏡此鏡無甚奇特，僅可於日中取火，用以待燧。然邇來煙酒甚行，時時索醉，乞火之僕，不勝其煩。以此伴身，隨取隨得，又似於諸鏡之中更為適用。此世運使然，即西洋國創造之時，亦不料其當今至此也。

千里鏡此鏡用大小數管，粗細不一。細者納於粗者之中，欲使其可放可收，隨伸隨縮。所謂千里鏡者，即嵌於管之兩頭，取以視遠，無遐不到。「千里」二字雖屬過稱，未必果能由吳視越，坐秦觀楚，然試千百里之內，便自不覺其誣。

至於十數里之中，千百步之外，取以觀人鑿物，不但不覺其遠，較對面相視者更覺分明。真可寶也。

以上諸鏡皆西洋國所產，二百年以前不過貢使攜來，偶爾一見，不易得也。自明朝至今，彼國之中有出類拔萃之士，不為員幅所限，偶來設教於中土，自能製造，取以贈人。故凡探奇好事者，皆得而有之。諸公欲廣其傳，常授人以製造之法。

然而此種聰明，中國不如外國，得其傳者甚少。數年以來，獨有武林諸曦庵諱某者，係筆墨中知名之士，果能得其真傳。所作顯微、焚香、端容、取火及千里諸鏡，皆不類尋常，與西洋土著者無異，而近視、遠視諸眼鏡更佳，得者皆珍為異寶。

這些都是閒話，講他何用？只因說千里鏡一節，推類至此，以見此事並不荒唐。看官們不信，請向現在之人購而試之可也。

吉人的天資最多奇慧，比之聞一知十則不足，較之聞一知二則有餘。同是一事，別人所見在此，他之所見獨在彼，人都說他矯情示異，及至做到後來，才知道眾人所見之淺，不若他所見之深也。一日，同了幾個朋友到街上購買書籍，從古玩鋪前經過，看見一種異樣東西擺在架上，不識何所用之。及至取來觀看，見著一條金箋，寫者五個小字貼在上面，道：

西洋千里鏡。

眾人問說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店主道：「登高之時取以眺遠，數十里外的山川，可以一覽而盡。」眾人不信，都說：「哪有這般奇事？」店主道：「諸公不信，不妨小試其端。」

就取一張廢紙，乃是選落的詩文，對了眾人道：「這一篇文字，貼在對面人家的門首，諸公立在此處可念得出麼？」眾人道：

「字細而路遠，哪裡念得出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把他試驗一試驗。」叫人取了過去，貼在對門，然後將此鏡懸起。

眾人一看，甚是驚駭，都說：「不但字字碧清可以朗誦得出，連紙上的筆畫都粗壯了許多，一個竟有幾個大。」店主道：

「若還再遠幾步，他還要粗壯起來。到了百步之外，一里之內，這件異物才得盡其所長。只怕八詠樓上的牌匾、寶婺觀前的詩對，還沒有這些字大哩。」眾人見說，都一齊高興起來，人人要買。吉人道：「這件東西，諸公買了只怕不得其用，不如讓了小弟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不過是登高憑遠、望風景致罷了，還有什麼用處？」吉人道：「恐怕不止於此。等小弟買了回去，不上一一年半載，就叫他建立奇功，替我做一件終身大事。一到建功之後，就用他不著了，然後送與諸兄，做了一件公器，何等不好。」眾人不解其故，都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讓兄買去。」

我們要用的時節，過來奉借就是了。」吉人問過店主，酌中還價，兌足了銀子，竟袖之而歸。心上思量道：「這件東西既可以登高望遠，又能使遠處的人物比近處更覺分明，竟是一雙千里眼，不是千里鏡了。我如今年已弱冠，姻事未備，要選個人間的絕色，只是仕宦人家的女子都沒得與人見面，低門小戶又不便聯姻。近日做媒的人開了许多名字，都說是宦家之女，所居的宅子又都不出數里之外。我如今有了千里眼，何不尋一塊最高之地去登眺起來。料想大戶人家的房屋決不是在瓦上升窗、牆角之中立門戶的，定有雕欄曲榭，虛戶明窗。近處雖有遮攔，遠觀料無障蔽。待我攜了這件東西，到高山寺浮屠之上去眺望幾番，未必不有所見。看是哪一位小姐生得出類拔萃，把她看得明明白白，然後央人去說，就沒有錯配姻緣之事了。」定下這個主意，就到高山寺租了一間僧房，以讀書登眺為名，終日去試千里眼。望見許多院落，看過無數佳人，再沒有一個中意的。不想到了那一日，也是他的姻緣湊巧，詹家小姐該當遇著假神仙。又有那些頑皮女伴一齊脫去衣裳，露出光光的身體，惹人動起興來。到了高興勃然的時節，忽然走出一位女子，月貌花容，又在堵姬之上，分明是牡丹獨立，不問而知為花王。

況又端方鎮靜，起初不露威嚴，過後才施夏楚。即此一事，就知道她寬嚴得體，御下有方，娶進門來，自然是個絕好的內助。

所以查著根蒂，知道姓名，就急急央人說親。又怕詹公不許，預先拜在門下，做了南容、公冶之流，使岳翁鑒貌憐才，知其可妻。

及至到中後回家的時節，丟這小姐不下，行裝未解，又去登高而望。只見她倚欄枯坐，大有病容，兩鬢上的香肌竟減去了三分之一，就知道她為著自己，未免有怨望之心，所以央人去問候。問候還是小事，知道吃緊的關頭全在窺見底裡。這一著，初次說親不好輕易露出，此時不講，更待何時？故此假口於媒人，說出這種神奇不測之事，預先攝住芳魂，使她疑鬼疑神，將來轉動不得。

及至媒人轉來回復，便知道這段奇功果然出在千里鏡上，就一面央人作伐，一面攜了這位功臣，又去登高而望。只見她倚了危欄，不住作點頭之狀；又有一副筆硯、一幅詩箋擺在桌上，是個做詩的光景。料想在頃刻之間就要寫出來了。「待我把這位神仙索性假充到底，等她一面落稿，我一面和將出來，即刻央人送去，不怕此女見了不驚斷香魂，吐翻絳舌。這頭親事就是真正神仙也爭奪不去了，何況世上的凡人！」想到此處，又怕媒婆腳散，卒急尋她不著，一一遲了一時三刻，然後送去，雖則稀奇，還不見十分可駭。一一就預先叫人呼喚，使她在書房坐等。自己仍上寶塔去，去偷和新詩。起先眺望，還在第四五層，只要平平望去，看得分明就罷了。此番道：「她寫來的字不過放在桌上，使雲箋一幅仰面朝天，決不肯懸在壁間，使人得以窺覷，非置身天半，不能俯眺人間，窺見赤文綠字。」

就上了一層又上一層，直到無可再上的去處，方才立定腳跟，擺定千里眼，對著夏宜樓，把嫋嫋小姐仔細一看。只見五條玉筍捏著一管霜毫，正在那邊謄寫。其詩云：

重門深鎖覺春遲，盼得花開蝶便知。
不使花魂沾蝶影，何來蝶夢到花枝？

謄寫到此，不知為什麼緣故，忽地張惶起來，把詩箋團做一把，塞入袖中，卻象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觀的模樣。倒把這位假神仙驚個半死，說：「我在這邊偷觀，她何由知道，就忽然收拾起來？」正在那邊疑慮，只見一人步上危樓，葛巾野服，道貌森然，——就是爛爛小姐之父；才知道她驚慌失色把詩稿藏入袖中，就是為此。起先未到面前，聽見父親的腳步，所以預先收拾，省得敗露於臨時。半天所立之人，相去甚遠，只能見貌，不得聞聲，所以錯認至此，也是心虛膽怯的緣故。心上思量道：「看這光景，還是一首未了之詩，不像四句就歇的口氣。我起先原要和韻，不想機緣湊巧，恰好有個人走來，打斷她的詩興。我何不代她之勞，就續成一首，把訂婚的意思寓在其中。往常是夫唱婦隨，如今倒翻一局，做個夫隨婦唱。只說見她吃了虛驚，把詩魂隔斷，所以題完送去，替她聯續起來，何等自然，何等詫異！不像次韻和去，雖然可駭，還覺得出於有心。」想到此處，就手舞足蹈起來，如飛轉到書房，拈起兔毫，一揮而就。其詩云：

只因蝶欠花前債，引得花生蝶後思。

好向東風酬夙願，免教花蝶兩參差！

寫入花箋，就交付媒婆，叫她急急地送去，一步也不可遲緩。